

【文化研究】

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叙事研究

胡显斌

(吉首大学 美术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要: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叙事研究以位置叙事学为研究方法,将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分为自然位置、心理位置、社会位置。其中,自然位置研究是从物理存在的角度展开对桃花源形象的“虚”“实”之辩,叙事主体围绕桃花源的原型地进行实证性争鸣。心理位置研究是从主体需要的角度探索叙事人观照“他者”从而反思“自身”的原因,历代叙事人追寻桃花源的心路历程也是反思自我的思想过程。社会位置研究主要是作为“边地”的桃花源通过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重塑自身形象,从而在工业社会与城市文明语境下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与功能。在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下,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叙事研究需秉承开放性、流动性、共享性特质,这对建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桃花源形象;自然位置;心理位置;社会位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章编号:**1673-5420(2019)04-0076-11

关于桃花源形象的表述,始于魏晋,兴于唐,盛于宋明,结集成典于清^{[1]1-29},复兴于当今的生态建设与旅游叙事。截至2019年4月,全国有湖南常德桃花源、重庆酉阳桃花源、河北盘山桃花源、安徽黟县赤山村等36个地方争做“桃花源”,另有由贝聿铭设计,被誉为日本“桃花源”的美秀美术馆,韩国江原道宁越郡“武陵桃源面”(江原道宁越郡水周面于2016年11月15日改为此名,“面”相当于中国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乡”)等。桃花源形象在当今全域旅游与景观叙事中再次复兴,关于“它”是否存在,“它”为何存在,“它”在何处,俨然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件“公案”。“位置”抑或成为研究桃花源形象的新视角。“位

置叙事既是关于位置的叙事,又是依托所在位置的叙事,同时还是指向目标位置的叙事。”^[2]¹我们拟从现实地理位置、心理需要,以及社会目标的角度去讨论桃花源形象。

一、虚实之辩:桃花源形象的自然位置

从地理学意义上去考量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它是否占据一个自然位置?如果它占据一个自然位置,人在其中归于何处?对以上问题的把握构成了桃花源形象的自然位置研究。陈寅恪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3]。桃花源的位置具有一体两面性,一面是有迹可循的“实位”,一面是虚无缥缈的“虚位”^[4]⁴³。

(一)桃花源自然位置之“实”

桃花源自然位置之“实”是指研究者从艺术反映论的角度去寻找桃花源原型,遂产生如陈寅恪所说的“纪实之文”,这种原型能为桃花源形象的艺术创作提供实证性参照。从自然位置的角度解读《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1]⁹⁻¹¹,其基本线索可以归纳如下:所叙时间是“晋太元”(376—396年);所叙之人是武陵“渔人”;“缘溪行”“忘路”“数百步”“复前行”“穷其林”是渔人获得位置、发现新位置的过程,后又通过“志之”重新定位,将位置报告给太守,却“不复得路”。“位置”成为桃花源研究的重要路径。

南朝齐国地志学家黄闵在《武陵记》中记载,“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记”^[1]²⁶。唐人韦乾度、温造等认为发现世外桃源的“武陵人”是黄仙师的弟子瞿柏庭。韦乾度的《桃源观石坛记》写到,“山藏瑞霭兮非所求,偶见桃花兮随水流”^[1]⁵²,将武陵地区的桃源观视为仙源。温造的《瞿柏庭碑记》采用现场对话的方式,还原了瞿柏庭羽化升天的历史现场,将寻访所见的“石室”“石床”“石几”“秦人棋子”与避秦之所联系起来,遂将武陵的桃花源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形成位置关联^[1]⁵³⁻⁵⁵。唐人狄中立试着勘定桃源观的实际地理坐标,“东西阔七里,南北长九里,周回三十二里。东至厮罗溪五里,西至大江二里,南至障山四里,北至大江五里”^[1]⁵⁵⁻⁵⁷,将障山、秦人洞、桃源洞、朱老师阁作为重要的地标加以详尽表述。唐人刘禹锡于805—815年间任朗州(现常德市)司马,通过创作《桃源行》《游桃源一百韵》等诗文详述了唐玄宗建桃源观、瞿童升天的故事。特别是元和七年(812年),在他的力荐下,朗州刺史窦常请人绘制了一幅“桃园图”献给尚书省卢汀^[1]³,遂在全国掀起一股桃花源热。

陈寅恪创造性地提出桃花源的原型位置在北方的“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或“上洛”(今陕西省商洛市)而不在南方。他指出西晋时期戎狄盗贼并起,“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寇之难”^[3],于是在

中原地区找到了与堡坞相关的“檀山坞”和与“桃林”相关的“皇天原”。陶渊明遂根据刘裕派遣戴延之逆洛水到达皇天原和檀山坞以及刘子骥入衡山采药等见闻创作《桃花源记》，并考证出桃花源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唐长儒认为“武陵”是蛮族所居之地，《桃花源记》的故事源于“武陵蛮”的本土传说^[5]¹⁵³。毛帅指出，桃花源可能就是宋民到达人迹罕至的蛮族(五溪蛮)居住地后回来的见闻，并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常德府志》的记载，提出沅水上游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没有完全展开，还是以“渔猎山伐”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武陵‘桃花源’的传说由虚入实，渐由一种纯粹的文化符号演化为被历代文人羽士追捧的实体景观。”^[6]这是在印刷时代，文化名人对桃花源自然位置的考证式把握。

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叙事由文字符号向空间情景转向。“叙事学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空间转向’的趋势，……空间化的叙事语言(如意象并置等)、叙事结构(如嵌套等)……受到重视。”^[2]⁶用户试图通过互联网提供的电子地图与GPS导航精确定位桃花源的自然位置。如湖南常德桃花源景区官方网站将“中国桃花源”的地理坐标确定为“东经110°25′-110°27′，北纬28°47′-28°49′”^[7]。重庆市酉阳县政府官方网页在醒目的位置展示桃花源景区的广告语：“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8]特别是游人通过PC端将自己与目标位置——某地“桃花源”建立联系，位置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例如，打开高德地图，选择出发的位置和出行模式，目的地选择“重庆酉阳的桃花源”，导航会提前为你测算所在位置与目标位置之间的路程、途经地、用时、费用等行程信息。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纪实特性是后人对桃花源进行地理考证的逻辑起点；黄闵、韦乾度、温造从文学想象的角度肯定桃花源的现实存在；狄中立、刘禹锡从现实建构的角度定位桃花源的原型地；现代旅游者通过移动互联网精准定位某一桃花源的位置，每个人的旅游体验是对桃花源位置的重构与再确认，形而上的艺术想象与形而下的旅游体验构成桃花源位置的一体两维。

(二)桃花源自然位置之“虚”

桃花源的“虚位”是与“实位”相对的概念，即陈寅恪所说“寓意之文”^[3]。在艺术领域中，虚位为位置叙事的开展提供想象空间，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纵观《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文本中的时空具有不确定性。首先是时间的不确定性。仅给出一个时间范围“晋太元”(376—396年)，难以确定文本所叙具体时间。其次是所叙之人的不确定性。“武陵人”是一个泛称，缺乏精准性。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领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黔阳、酉阳、潭成、沅南、迁陵、舞

阳”^[9]等县,十个县一万四千户让“武陵人”成为一个外延极大的所指。最后是位置的不确定性。文中的渔人从开始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到“舍船从口入”,全凭直觉。然后渔人碰上一位老人,在向导的指引下获得位置感,最后按照去时的路返回。虽然途中做了路标,但还是失去了位置。其他人的追寻失败再次证明桃花源自然位置之“虚”。太守遣人随其往,但终不得其门;南阳刘子骥,经过长时间的追寻,以病终结局,这进一步确认了桃花源位置的虚无。后“无问津者”说明社会对桃花源的目标位置失去信心。

唐朝的韩愈和宋朝的苏轼就认为桃花源是一个虚构的位置。韩愈在诗文《桃源图》中开篇提出论点,“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1]183-184},并指出官方与民间建构桃花源位置的三步骤:第一步是“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1]183-184},意即武陵太守窦常请人将盘旋的流水与千回百转的山峦进行绘画性表现。第二步是“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1]183-184},意即将“桃源图”寄给京城的尚书省,尚书省的大人欣然题字,图文并茂,仿佛仙境就移到了这里,朗州的桃花源获得政治合法性。第三步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1]183-184},意即开始凿石开山,建造房屋,苦心经营多日,实现了从艺术想象到景观设计的转换。苏轼也质疑桃花源的存在。首先是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质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之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1]57}得道成仙的世外桃源本身就有矛盾之处,并不在世外。其次是质疑朗州是桃花源的原型地。“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1]57}作为文化符号的“桃花源”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所以各方都从自身的角度去寻找、想象、考究桃花源的位置,并按照不同的叙事逻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虚位”为桃花源的多元叙事提供可能,例如通过搜索引擎找寻“桃花源”的确切位置,搜索结果有“常德桃花源”“永川桃花源”“酉阳桃花源”“内乡桃花源”“绿城桃花源”等。其原因一方面是桃花源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码,另一方面是其自然位置没有确切的定位,这为桃花源的位置叙事提供了多种可能。通过高德地图寻找桃花源的位置,我们发现,以“你”所在的地理位置为中心,高德地图会提供行程最短的“桃花源”的位置供你选择。更有趣的是,如果使用百度地图,你所在的位置为“北京”,备选的位置竟然有“北京平谷区的桃花源”“北京昌平区的桃花源”“北京顺义区的桃花源”。前者是一个旅游景点,后两者分别是一座酒店、一座楼盘。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寓意特性是后人质疑桃花源原型地的逻辑起点,韩愈提出世上本无桃花源。后经过窦常等人的话语建构与景观再造,常德桃花源获得最有利的艺术建构与推广。苏轼提出能够称为世外桃源的景致应不限于常德一处,作为文化资源的桃花源引发多地“争端”在常理之中。“虚位”为桃花源的多元叙事提供可能,泛化后的桃花源的位置成了一个内涵极小、外延足够大的文化符号。

二、认识自我:桃花源形象的心理位置

文化名人试着定位、考证桃花源的地理方位,在“虚”“实”之中辨明桃花源的存在。如果要探究文化名人追溯桃花源自然位置的原因,心理位置研究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即叙事人以“桃花源”为观照对象,满足认识自我和批判现实的需要。

(一)桃花源心理位置中的“自我”

从文本中的武陵人追寻桃花源到历朝历代文化名人探求桃花源的位置,从意向性论述到实地游历,充分证明桃花源在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桃花源位置研究的视角逐渐从自然位置向心理位置转变,从寻求客观的表述转而研究表述者的观念,从研究话语“是什么”到“为什么这么说”转变。研究的转向涉及言说者的内驱力,这一内驱力按照黄鸣奋的需要理论可以理解为叙事人的自向性需要、他向性需要、交互性需要,“需要”形成“我”进行创作的动力。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桃花源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创作者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从历时的角度看,我分为传统的“我”与现代的“我”,前者主要是知识精英对自身及所在社会的肯定或批判,所以《桃花源记》成为汉文学文人群体反复言说的文化符码,该叙事成为一部汉文化圈想象桃花源的历史。李白写下“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1]172}。王维写下“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1]169}。王安石写下“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1]196}。朱熹写下“已过黄塘岭,欲觅桃花源”^{[1]203}。元好问写下“软红香土君休羨,千树桃花满意春”^{[1]207}。文征明写下“世上神仙知不远,桃花只待有缘人”^{[1]229}。魏源写下“山中胜不传山外,武陵难向渔郎道”^[10]。毛泽东写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1]。老舍写下“从此桃源萦客梦,共谁桑海赏天才”^[12]。据统计,500多位文化名人共写下40余万字的桃花源叙事内容,可见后人对其尊崇程度之深。

桃花源心理位置中的“我”的内涵与外延因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历史嬗变,传统的“我”为知识精英,他们眼中的桃花源是思考世界、人生、价值的参照对象,“我”具有超越时代的批判性与前沿性。现代生活中的“我”主要以旅游大众为主体,具有“全龄化”特

征,他们眼中的桃花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精神消费的一种旅游产品。

(二)桃花源心理位置中的“他者”

桃花源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这里的“我”代表叙事人所在的文化群体,主要指流寓、被贬谪、游历的汉文学创作群体。“他者”是指被表述的对象,主要指桃花源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形象学研究认为,“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研究”^{[13]5}。“自向性”以“他向性”作为对象,通过二者的交往,最终才能走向“主体间性”^[14]和群体性交往。“人通过意识去把握自身和环境的关系,将心理位置赋予所意识到的万事万物。换言之,世间万物通过意识而映射到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拥有相对于自然位置的心理位置。”^{[2]2}回到话语驱动力研究,作为叙事人心理投射的对象,古代的桃花源是汉文化圈眼中的“他者”,是与我相对的“遥在”,其地理环境、人文制度与人物精神都与“我”之所在形成时空对位。

作为“他者”的桃花源是汉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它所提供的意象与境界让创作者得以实现自我与审美超越。桃花源形象满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反观自身的需要,其将自己的需要投射在桃花源中,“自我”通过“他者”的三个维度观照自身。首先是“我”通过“桃花源平静的生存环境”反思自身的生存问题。“社会动荡”是魏晋时期现实生存的重要危机,武陵人避世抑或能提供化解危机的可能,所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等系列“套话”^{[6]186}满足了现世之人的生存性需要。其次是我通过“桃花源里讲信修睦”反思自身的交往性需要。桃花源中人与人之间具有良好的乡土伦理关系,村民偶遇外来穷困潦倒的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其他邻里“各复延至其家”。陈明创作的水墨动画《桃花源记》将桃花源内外的伦理关系对比进一步强化:太守遣人随渔人往,因不复得路,遂控告渔人“散布谣言,流毒民间,害我差点葬身险滩”^[15]。渔人坚信“亲眼所见”,太守下令对渔人悬吊鞭笞。这与桃花源内人们讲信修睦形成鲜明对比。最后是我通过“桃花源里休养生息的制度”反思自身的实践性需要。桃花源外的“嬴氏乱天纪”与内部的“秋熟靡王税”形成鲜明的对比。桃花源诗文是流寓、被贬谪、游历文人团体表述“他者”的一种方式,作为“他者”的桃花源能为表述者提供确认自身与批判自身的一面“镜子”。

从“话语”的角度出发,桃花源作为被表述的“他者”为表述者提供思考自身的参照性价值。桃花源形象的首倡者陶渊明是一个避世者、批判者、独创者,他将人生的境遇通过“桃花源”来观照。从魏晋开始,后世塑造桃花源形象的文人群体陆续出现,其中唐

代的刘禹锡等人将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着力于桃花源景观的建构,桃花源的实地景观应运而生。总之,桃花源所在的自然山水使现世中“自我”获得逃离樊笼的机会,桃花源中的良性交往伦理让现世中的“自我”感受到人情的温暖,桃花源中人人自得其乐的艺术境界让“自我”感受到自由超越的审美体验。

三、边缘重塑: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

桃花源形象的自然位置是表述者主要的叙事对象,对他们而言,桃花源是一个遥远的异域。桃花源形象的心理位置为我们找到话语表述的内在动力,桃花源是一个不能言说的“他者”。在社会位置中,我们试着寻找作为社会边缘角色的“桃花源”是否具有“自我言说”与“言说自我”的能力。这里的“言说者”不是个体,而是众多个体积淀成的“社会集体想象物”^{[16]156}。相比自然位置,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需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确立。相比自然位置与心理位置,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更侧重“他(当事人)所扮演的角色、处境及其所享有的地位”^{[2]9}。相比心理位置,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更侧重社会集体想象的特征,具有深层性与广泛性。

(一)文化地标:边缘的中心守望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桃花源化身为城市社会眼中的“乡土”^{[17]1}。桃花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符码,孕育于乡土文化,可为城市文化的个性发展提供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原处于边地位置的“桃花源”现已成为现代文创领域的热点。如符号化的“桃花源”成为重庆酉阳、湖南常德等地的文化地标:在酉阳,“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的广告语随处可见;县域有“桃花源大道”“桃花源小学”“桃花酒店”“梦幻桃源牌楼”“梦幻桃源”实景剧、桃花盛开状的行道灯、桃花源广场、以《桃花源记》为主题的群雕、桃花源超市、桃花源美食街等。在常德,以“桃花源”命名的有“桃花源风景区”“桃花源机场”“桃花源古镇”“桃花源高速公路服务区”“桃花源大桥”“桃花源里大酒店”等。作为文化地标的桃花源文化正在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网络上关于“桃花源在哪里?”的讨论成为桃花源形象最为突出的叙事,酉阳、常德等地引发了桃花源位置的产权争夺。

首先是理念识别的叙事争鸣。常德市在官网中宣称常德桃花源“为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奇文《桃花源诗并序》所述避秦绝境原型,后人所称‘世外桃源’真迹”^[18]。酉阳县的官网宣称酉阳县城“宛如一条巨龙游走在神秘的桃花源AAAAA级风景区和满目苍翠的桃花源国家级森林公园之间”^[19]。前者的论据是《桃花源记》中所记载的“武陵”恰好是汉治“武陵郡”的核心文化区,该地关于桃花源的叙事话语内容包括著作45卷,韵

文2 000多首,散文13万余言,楹联107副,碑刻108块,字画600多幅,民间传说40多个^[11-363]。酉阳以自然穿山溶洞“大酉洞”为核心,将自身的地理特征与《桃花源记》中的山、水、溪、谷、洞、路等景观一一对照,作为确认自己为桃花源原型地的根据。常德对重庆酉阳桃花源的身份提出质疑:“汉晋的武陵郡就在常德市,当时的武陵郡还不包括今重庆酉阳县一带……另外湖南省地图上的武陵山没到重庆市,但重庆把自己的山脉划归于武陵山区,扩大了概念。”^[20]

其次是行为识别的叙事争鸣。这是确认主体位置的运作环节,常德与酉阳对自身桃花源形象的品牌塑造各有特点。2017年,常德桃花源状告酉阳桃花源:原告是田桃源(化名),被告是酉阳县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在诉状书中称自己是通过《汉书·地理志》中的“武陵郡”,《辞海》《辞源》中的条目,语文教材中《桃花源记》一文的注释等证据确认自身位置的,并控告对方使用“桃花源”名称,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使用“桃花源”品牌名并赔款人民币1元^[21]。而酉阳桃花源则采用事件营销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2017年推出“万人同游穿秦服玩穿越”系列活动;通过互联网与手机端发出130万元巨奖向全球征集《新桃花源记》;举办“史上最牛寻人启事——五十万重金悬赏寻找桃花源历史人物后裔”活动;微博话题“我心中的桃花源”总阅读量达到270多万,讨论量近3 000次,仅单条征集微博曝光量就达到1 084万人次^[22]。在策划与运作方面,常德侧重自身的权威性,酉阳侧重旅游者的文化体验。

最后是视觉识别对桃花源位置的建构。我们进入常德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和桃花源旅游管理区管委会的官方微博,发现二者的视觉传达让常德桃花源的位置感显得模糊:前者的主题广告是“心灵的故乡——中国桃花源”,后者的广告语是“人间仙境”。不管是“心灵的故乡”还是“人间仙境”都没能突出常德桃花源位置的不可替代性。酉阳桃花源的广告识别鲜明且大胆:“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该位置叙事在百度搜索结果中有1 330 000个,而常德桃花源的“心灵的故乡”仅有741 000个,酉阳桃花源的网络位置更为突出。2017年7月11日,常德论坛中有一则网友的发问“酉阳桃花源杀到家门口了”,话题的主要内容是湖南省常张(常德至张家界)高速公路一座跨高速人行天桥上有一条广告——“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该话题得到桃源县县长热线的回复——“建议转相关责任单位处理”^[23]。有关两地的网络话题构成网络事件行销,客观上增强了二者的位置感。视觉传达设计行为与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常德桃花源与酉阳桃花源之间的位置争鸣从客观上推动了桃花源位置叙事的多元发展。

在古代,地处边地社会的桃花源不会“言说”。在现代,边地话语圈也试图寻找重塑

自身的契机,理念叙事、行为叙事、视觉叙事是边地建构自身的三种方式。边地在生态建设与旅游叙事中获得较充分的话语权,从而实现了桃花源位置叙事的多元发展。

(二) 美美与共:去“排他性”的中心话语

针对常德与酉阳等36个地方争做桃花源的原型地的问题,我们倡导争鸣,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话语。“一个组织中存在的排他性越强,它和其他组织发生冲突的几率越大,并导致其成员更不容易信任与他们信仰体系不同的人。”^[24]在“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每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既要找到自身的话语,拥有表达自身话语的权力,又要尊重其他文化单元的存在价值,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桃花源位置叙事研究的终极目的也即破除“排他性”的话语叙事,推动桃花源文化的共享与创新。在旅游服务产品领域,移动与交往叙事已深入人心,旅游服务逐渐从普适性功能向满足旅游者个体需要的情感体验转换。2017年9月21日,常德桃花源景区经过景观再设计后正式开园,酉阳桃花源第一时间通过新浪新闻及新浪微博为其送上祝福广告:海报大标题是“重庆酉阳·亲亲常德”,副标题是中国酉阳桃花源祝常德桃花源开园大吉。海报最上方是“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最下方是“9月22日—10月8日,邀请常德市民免费游玩酉阳桃花源”。9月22日,常德桃花源通过“一点资讯”发布回应海报:海报的大标题是“谢谢酉阳的祝福”,副标题是“欢迎来您心中的桃花源做客”。海报的最上方是“茶已泡好,有客‘常’来”,最下方为常德桃花源景区的标志桃花源牌楼^[25]。从双方互动中可以发现旅游营销的智慧与地域个性的表达。

如果仅从“谁才是正宗桃花源”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所有的桃花源主体都陷入原型地之争,形成一种排他性、对抗性话语。如果从旅游者多重需要的角度分析,每个主体都能发展自身的特色,挖掘自身的文脉。不局限于原初位置,开拓有温度的位置、有故事的位置、有情怀的位置才能成为旅游者关注的对象,所有的桃花源品牌才能实现共赢。

四、结语

桃花源形象是一个流动的谱系,我们通过自然位置、心理位置、社会位置把握桃花源形象的存在,既有历时的变化,也有空间的更迭。关于桃花源的位置叙事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作为自然位置的桃花源需要寻找自然景观的相似性与历史内涵;作为心理位置的桃花源,其“乡土”性相对于城市美学具有一定存在价值,其农耕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具有一定“审美现代性”。基于人机交互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移动互联网创意是展开桃花源叙事的新动力,艺术家、创业者、设计师、旅行者皆能在桃花源中挖掘出自

身的最佳位置。

参考文献:

- [1] 唐开韶,胡焯. 桃花源志略[M]. 刘静,应国斌,校.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2] 黄鸣奋. 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创意[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
- [3] 陈寅恪. 桃花源记旁证[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1):79-88.
- [4] 老子. 道德经[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
- [5] 唐长儒.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9.
- [6] 毛帅. 桃源不在世外:论三至十三世纪武陵地区“桃花源”实体景观的建构过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1):13-21.
- [7] 湖南常德桃花源景区. 桃花源网[EB/OL]. [2019-02-02]. <http://www.cnthy.com.cn/>.
- [8] 酉阳县人民政府. 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的心中,一个在重庆的酉阳[EB/OL]. [2018-11-20]. <http://ly.youyang.gov.cn/html/27/Index.shtml#>.
- [9] 马瑞临. 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九舆地考五)[EB/OL]. [2019-04-10]. <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401/01wxtk/322.htm>.
- [10] 魏源. 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EB/OL]. [2019-04-10]. <https://so.gushiwen.org>.
- [11] 毛泽东. 七律登庐山[EB/OL]. [2019-04-10]. <http://www.slkj.org>.
- [12] 老舍. 诗三律[EB/OL]. [2019-04-10]. <http://so.gushiwen.org>.
- [13]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4] 郭湛.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32-38.
- [15] 陈明. 水墨动画《桃花源记》[EB/OL]. [2018-12-20]. <http://video.sina.com.cn/p/news/odoc/2017-04-29/145066145635.html>.
- [16] 孟华. 比教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 [18] 常德市人民政府. 桃花源简介[EB/OL]. [2018-11-18]. <http://www.changde.gov.cn/col/col31345/index.html>.
- [19] 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政府. 桃花源简介[EB/OL]. [2018-11-18]. <http://youy.cq.gov.cn/html/zjyy/xqjs/Index.shtmll>.
- [20] 湖南省常德市桃花源风景区. 桃花源[EB/OL]. [2018-11-18]. <https://baike.so.com/doc/5391738-6889703.html>.
- [21] 田桃源. 常德桃花源状告酉阳桃花源? 申请赔偿费只要1元[EB/OL]. [2018-11-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b26b670102xp30.html.

- [22] 酉阳桃花源试开园迎万人同游,穿秦服玩穿越[EB/OL]. [2018-11-18]. <http://cq.qq.com/a/20170319/014895.htm>.
- [23] 一棵树.酉阳桃花源杀到家门口了[EB/OL]. [2018-11-25]. <http://bbs.changde.gov.cn/read-823440>.
- [24] 刘长喜,陈心想.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J].社会学评论,2017(3):19-31.
- [25] 重庆高大上.诚心?搞事?酉阳桃花源祝福“世仇”常德桃花源[EB/OL]. [2018-11-25]. https://www.sohu.com/a/193816070_435894.

(责任编辑:范艳芹)

On the image of the peach blossom col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on location

HU Xianbin

(Academy of Fine Arts,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427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on loca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ategorize the locations of the image of the peach blossom colony into three dimensional concepts as natural, mental and social locations. In terms of natural location, the paper intends to eluc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image and physical image of the colony from physical existence with its narrative subject focused on the archetypal location of the colony. Concerning mental location, it explores why narrators examine “the other” so as to introspect about “the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s need. The mental journeys of the narrators of all ages in seeking the colony have also been their thought trajectory to introspect about “the self”. Social location mainly studies the fact of re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colony as a borderland by means of conceptual recognition, behavioral recognition and visual recognition, thus exploring new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lony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society and urban civilization. Unde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location narration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peach blossom colony needs to feature openness, fluency and sharing, which is crucial for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culture that seeks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Key words: the image of the peach blossom colony; natural location; mental location; social location